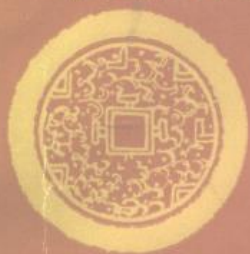


中国历代名人丛书 羊春秋 主编



中国历代狂士

孟泽
徐炼
编著



中国历代狂士

主 编 羊春秋
副主编 刘东云
孟 泽 编 著
徐 炼

中国人事出版社

(京)新登字 099 号

中国历代狂士

主 编:羊春秋

副主编:刘东云

孟泽 徐炼 编著

中国人事出版社出版

(北京市朝阳区西坝河南里 17 号楼)

新华书店经销

湖南省新华印刷一厂印刷

787×1092 毫米 32 开本 6.25 印张 145 千字

1993 年 4 月第一版 1993 年 4 月第一次印刷

印数:1—5000

ISBN7—80076—177—0/K·011

定价:3.80 元

前 言

羊春秋

超出常规、常理的言论和行动，叫做“狂言”“狂行”，超出常规、常理的人，叫做“狂士”。这些人大都不拘礼节，任性而行，往往被世人所指目。但他却在“狂放”的外衣下，裹着一颗纯洁而热烈的赤子之心。他不事权贵，不爱金钱，不为世俗的繁文缛节所束缚，敢于批逆鳞、捋虎须，颇有点“威武不能屈、贫贱不能移”的硬骨头精神。我国最早的狂士，大概要算楚狂接舆，因为他敢于揶揄被人们尊为“圣人”的孔老先生；最有名的狂士，大概要推那位“挝鼓骂曹”的祢衡，因为他敢于诋毁那位“宁可我负天下人”的大英雄曹操。他们的言行，无疑是违反人之常情和常理的。一顶“狂士”的帽子套到他们的头上，自然是合乎尺寸的。我国第一部为“狂士”树碑立传的书，大概是刘义庆的《世说新书》。他在“任诞”和“狂简”两章书中，以极其赞赏的口吻，肯定了嵇康、阮籍、刘伶、山涛等人违反常规、常情的言行。纵观我国历史上所谓的“狂士”，并不是什么真正的妄人、狂夫，而是有才华、有抱负、有进取精神的民魂、国魂。所谓“狂者进取，狷者有所不为也。”他们或者看到当时的统治集团，穷奢极欲，倒行逆施，使国家有垒卵之危，人民有倒悬之苦，于是佯狂而去，如商纣时代的箕子；或者对当时的现实不

满，不愿与统治者同流合污，于是逃往岩穴，隐于渔樵，如巢父、许由、长沮、桀溺；或者生活于政治斗争的夹缝中，动辄得咎，举措皆非，不愿成为政治斗争的牺牲品，于是终日昏饮，不与世事，如稽康、阮籍那些人；或者怀瑾握瑜，沉抑下僚，不能施展自己的才华，作出一番轰轰烈烈的事业，于是借酒浇愁，吟诗抒愤，以吐泄其抑郁不平之气，如李白和郑燮；或者具有超前的意识，发出惊人的议论，众口嚣嚣，愠于群小，被人视为邪端异说，妖文妄言，必欲杀之而后快，于是他们更加与世龃龉，与人落落寡合，如明之徐渭与李贽。凡此等等，都是我们国家的精华，民族的骄傲。我们今天之所以为他们立传，绝不是赞赏他们那种孤芳自赏，清高自许，狂妄自大的性格，惊世骇俗的言论，纵情任性的行为，而是取其能够出污泥而不染，临患难而不惧，在任何情况下，都能坚持自己的理想，追求人生的真谛，即使被罢黜，遭贬谪，下牢狱，上刑场，都能视若无睹，处之泰然，在穷苦和颠沛中，不断完善自己的人格，净化自己的灵魂。当然，那样一些人是他们所生活的那个时代的产物，他们的性格是被扭曲了的，他们的面貌是被漫画化了的，他们流传下来的许多故事，也是被人们按照自己的审美趣味重新加工过的。这是我们的读者，应该清醒地看到的。

1992年6月

于湘潭大学之迎旭轩

目 录

嵇 康	孟 泽 (1)
偶然的不幸	(1)
多事之秋	(2)
英俊少年	(3)
在生死之间——感情放纵	(5)
独特的忧患背景	(9)
与山巨源绝交	(10)
广陵散——悲怆的旋律	(12)
阮 籍	孟 泽 (14)
贵胄公子	(14)
无聊的仕宦	(15)
唯酒是务 焉知其余	(17)
穷途恸哭	(18)
被包裹的性灵	(19)
大人先生——哲学的理由	(20)
审美——生命的对称与补偿	(22)
玉石俱焚	(23)
李 白	孟 泽 (26)
传奇身世 少年游侠	(26)
离家万里 仗剑远行	(28)
初识长安 西入秦海	(30)
书剑飘零	(33)
天子呼来不上船 自称臣是酒中仙	(35)

斯人独憔悴	(40)
我纵言之将何补 永别长安	(42)
流窜的长途	(44)
天夺壮士心 吾衰竟谁陈	(49)

米 芾

巨人 也是侏儒	(51)
与石头有关的生命	(55)
无冕之王	(57)
赝品的内涵	(59)
并不卑下的奴仆	(61)
古怪的洁癖	(63)

唐 寅

并非偶然的一笑	(66)
折桂之途	(67)
三千弱水 弘治十二年科场案	(68)
纯净的梦	(70)
命运 相互的嘲弄	(72)
诗意的瘞葬	(76)
明智的癫狂	(77)
最高的诱惑	(78)

徐 渭

侍妾的儿子	(83)
醒世姻缘	(86)
苦闷的流浪	(88)
抗倭的火光	(91)
可怕的预感 杀妻的悲剧	(95)

铁窗风味	(99)
悠悠行走	(103)
牛马耕	(106)
苍苍万里心 寂寞的死	(109)

李 贽

孟 泽(113)

今年不死 明年不死 年年等死	(113)
混血家世	(115)
回首天涯 不胜万里妻孥之想	(117)
得道真人	(120)
一方水土上的精神领袖	(122)
俯首一官 糊口姚安	(125)
告别“伪善”	(127)
异端与诽谤	(130)
你要做圣人吗	(132)
灾难降临	(134)
无古无今的悲恸	(137)

金圣叹

徐 炼(139)

春风沂水 圣者的河流	(139)
《西厢》诲淫	(142)
至人无我	(144)
《水浒》诲盗	(145)
甲申 清顺治元年 金人瑞	(151)
借问随班何处立	(153)
既已去后 又非我也	(155)

八大山人

孟 泽(160)

皇家子弟	(160)
------------	-------

甲申之变.....	(161)
亡命成“驴”.....	(163)
不能自制的选择——疯狂.....	(164)
在僧道之间.....	(166)
光荣的梦想.....	(168)
墨点无多泪点多.....	(170)
郑 燮	孟 泽 (173)
早年的贫困.....	(173)
卖画扬州——风流世业 措大生涯.....	(176)
雍正举人 乾隆进士.....	(179)
范县任上.....	(182)
苦痛的傀儡.....	(185)
三绝诗书画 一官归去来.....	(189)
从此江南一梗顽.....	(190)

嵇 康

偶然的不幸

嵇康入狱，与一件令人沮丧的丑事有关。

吕安是嵇康最要好的朋友，放逸迈俗，天才磊落，嵇康常千里命驾相访，以慰惨淡生涯中他们心志相投的情谊，不幸参与了吕安的私生活。吕安之兄吕巽，艳羨吕安妻徐氏的姿色，心旌摇摇，不能自持，终于乘醉玷污了她。事情败露，吕安不堪羞愤，要告发吕巽。嵇康与吕巽也曾“欢爱不衰”，吕巽犯奸后，嵇康以息事宁人的姿态予以调解，一面听信吕巽难堪的悔过，一面劝喻吕安，使之怨愤释然，事情就算平息了下来。

遗憾的是，吕巽以后的作为正好落在了“做贼心虚”“恶人先告状”的话上，反而诬告吕安排谤自己殴打母亲。在号称“以孝治天下”的魏晋之际，有“谤兄挝母”之罪，且是自家兄长的告发，吕安自然要锒铛入狱了。

嵇康以赤子之心度小人之腹，懊丧不安，在给吕巽的信中，他说：“吕安之所以容忍了足下，实在是由于我的劝说。现在吕安获罪被押，我对不住他，我对不住他却是因为足下欺骗了我。”嵇康四处活动，力图证明吕安的清白，但无济于事，吕安还是被徙到边郡去了。

这期间，吕安曾写信给嵇康，以古人的遭遇自况，不料已然是“晋太祖”的司马昭与权臣钟会截获此信，从中看出他们种种

不满于统治的叛逆痕迹，以此为据，逮捕了嵇康。

嵇康“义不负心”，却在劫难逃，身陷牢狱之中。他是曾经“托好老庄、贱物贵身、志在守朴、养素全真”，想要逃离善恶本相、逃离扑面而来的时代血腥的，他是曾经存心不为物累，要翱翔于天地之外、作化外之民的。以人事杂错、世事纷纭为囹圄的嵇康，陷入了真正的牢狱之中，这似乎是命运对他恶意的调弄。他为此写下了著名的《悲愤诗》，对自己总不能变得谨慎起来的冥顽粗心、傲狂不羁进行了反省。

多事之秋

汉末的中国，象同时打开了天堂地狱之门，局势动荡，人神杂处。

曹操父子，尽管雄才大略、文彩风流，却始终没有建立牢固一统的基业，三国鼎立，风衰俗怨。

公元220年，汉禅于魏，曹操去世，曹丕即位，是为魏文帝黄初元年。六年后，文帝死，明帝上台。

公元239年，这一年，嵇康15岁。

魏明帝弥留病榻，召太尉司马懿与大将军曹爽（此公据说是曹氏族中最得人信任的人）托付后事，要他们尽心辅佐8岁的少帝曹芳。当时，司马懿62岁，三朝元老，资深望重，曹爽执晚辈礼。明帝驾崩，年号改为“正始”。曹爽将明帝曾经斥为“浮华之徒”的何晏等倚为心腹，意在排挤司马懿。正始五年，曹爽拟伐蜀，司马懿反对，曹一意孤行，无功而返。曹爽大权独揽，司马懿称病不予朝政，曹遣心腹前往探视，司马懿果然是一幅年迈昏愦的糊涂模样，曹正中下怀。正始十年正月，曹爽志得意满，随少帝曹芳出洛阳城祭扫高平陵（明帝陵），洛阳城内悄悄发生着变动。

司马懿趁城内空虚，勒兵占领城中各要地，曹爽未及回朝，束手被擒，连何晏与众亲信一起，皆被夷灭，被夷灭者多达千人。

五年后，司马懿已去世，司马师接任了大将军和尚书职务，曹爽旧臣夏侯玄等策划反对司马师，事情泄露，诛连三族。少帝曹芳被废除，高贵乡公曹髦登基。

事情刚刚过去一年，镇东大将军毋丘俭、扬州刺史文钦等举兵讨伐司马师，失败，毋丘俭被杀，文钦亡命吴国。很快，司马师去世，司马昭接替了他。

公元 261 年，年方 20 岁的高贵乡公曹髦眼见自己的权威一天天被司马昭削弱，内心的愤怒不断加剧，有一天，召集了侍中王沈、尚书王经、散骑常侍王业，郑重其事地对他们说：“司马昭之心，路人皆知。我不能眼睁睁看着被司马昭废除，受这样的奇耻大辱。今天当与诸位一起，讨伐司马昭，伸张曹魏的正义和权威。”

可惜，不能坐受废辱的曹髦一言既出，众大臣却冷汗直流，瑟瑟发抖。结果，曹髦只能自率少数侍卫，向司马昭挑战，兵败身死，常道乡公年十五即魏帝位。

从此，曹氏王朝连纸糊的招牌也快打碎了，即将取而代之的是司马氏的江山——晋，司马昭便是将嵇康打入监牢并且早已有意将嵇康置死的晋太祖。

以上便是嵇康短促的一生所遭逢的全部岁月。

英俊少年

嵇康，字叔夜，魏文帝黄初五年（公元 224 年）生，谯郡铨（今安徽宿县西南）人。祖先姓奚，原籍会稽上虞，因避怨迁至铨。铨地有嵇山，改为嵇姓。世代儒业，在官场上却并无很厚的根基，属

于一般庶族士大夫家庭。

嵇康少即亡父，是母兄抚育长大，充满慈爱与温情，而没有森严的管束与规矩。在嵇康这种不完整的家庭结构中，是极容易成长任性骄纵而情深似海的性格的。从嵇康以后的行止看，也确实如此。

嵇康尚奇任侠，刚肠疾恶，思敏性直，不能忍辱含垢；在学业上，博览群书，学不师授，知识宏富；他有很高的音乐修养，演奏古琴如行云流水，在当时实属首屈一指，他认为物有盛衰，音乐是永恒的，美味有令人腻的时候，而音乐不会有，为此他留下了《声无哀乐论》这篇今天看来仍然不朽的音乐著作；嵇康还善书法，尤长于草书，墨迹被列为“草书妙品”，后人评论他的书法，如“抱琴半醉、酣歌高眠，又若众鸟时翔、群鸟乍散”，从这一说法看，嵇康的书法可能是极端潇洒狂放不拘一格的。至于他的诗歌文章，诡譎壮丽，流光溢彩，森然奇崛，表现出他清醒又狂热的才智。

这一切，已足够嵇康成为风流领袖傲视天下了。

不仅如此。嵇康姿质天然、少年英俊，不加任何修饰而“容色奇伟”“龙章凤质”。《世说新语》中说他“肃肃如松下风，高而徐引”，他的朋友山涛说：“嵇叔夜之为人也，岩岩若孤松之独立，其醉也，傀俄若玉山之将崩”。嵇康的英俊漂亮中，似乎不乏一种忧郁、冷漠和特立独行的成分。无论如何，内秀而貌美如嵇康，是极容易受到倾慕而成为人们一时的议论中心的。这样，便不难理解，在魏晋间门阀十分森严的气候中，以嵇康并不高贵的门第，被沛王曹林（曹操之子）相中，把女儿长乐亭主嫁给了 20 岁的嵇康，使他成为了曹魏宗室的成员。

嵇康凭借他自己的声誉，显然也凭借他的宗室成员的身份，顺利步入仕途，被朝廷征为郎中，拜中散大夫。这可能是在曹爽

辅佐少帝曹芳而位极人臣志得意满之时。

就是在这样一帆风顺、前程似锦的岁月里，嵇康已经怀着一种仿佛天生的隐忧和困惑。对人生的本真意义的追求（人的自觉），对世界的痴情的审美幻想（文学的自觉），与嵇康禀性中散淡而纵诞的品质，共同造就了他对世俗礼法的蔑视，造就了他天真而病态的思想与作为，造就了他对于自身生命的任性态度。

在生死之间 感性放纵

与因为战乱频仍而不得不向中原以外四面八方（特别是南方）迁徙的平民百姓相反，当时的知识阶层，簇拥于以皇家所在地为核心的文化圈子之内，朝夕相聚，互相鼓励和煽惑。

嵇康，尽管他很快离开了洛阳，迁居河南山阳，但并没有脱离文化舆论中心的位置，而似乎更充分地拥有了置身其中的好处与坏处。从他朋友的叙述看，他在山阳生活了二十年，也就是说，他结婚前后，就卜居山阳了。山阳，是以嵇康、阮籍为首的“竹林七贤”的一个重要活动中心，那里有茂林修竹、流觞曲水，萧然可爱，足以应证嵇康散淡的内心，应证他待时而出的怀抱。

嵇康卜居山阳时，也时常往来于洛阳等地，《向秀别传》中提到，向秀曾经在山阳同吕安一起灌园，又在洛邑与嵇康一起锻铁等等。显然，嵇康并没有因为政治的原因而回避什么，他甚至是心存魏阙意图有所作为的，同时，这也并不妨碍他时发忧生忧世之想。

忧生忧世也许更主要的是当时一种普遍的精神现象，汉末古诗十九首中已屡见端倪：

“人生天地间，忽如远行客”

“人生寄一世，奄忽若飏尘”

“四时更变化，岁暮一何速”

“人生忽如寄，寿无金石固”

“所遇无故物，焉得不速老”

时时处处，都是关于生死的考虑。到了建安时期，我们熟悉的历史名人曹操、曹植、曹丕、孔融身上，也同样不乏这种仿佛是无端牵动而拂拂扬扬的感伤情绪：

对酒当歌，人生几何，譬如朝露，去日苦多

天道何长久，人道居之短——曹操

天地无终极，人命若朝霜

人生处一世，去若朝露晞，自顾非金石，咄嗟令人悲
惊风飘白日，光景驰西流，盛时不可再，百年勿我道

生存华屋处，零落归山丘——曹植

人生有何常，但患年岁暮——孔融

徘徊在生死之间的呻吟与浩叹，及以后种种今天看来都觉得奇怪的放纵行为是那样普遍。

嵇康是放纵者行列中的卓越人物，他在诗中写到：

琴诗自乐，远游可珍。含道独往，弃智遗身。寂乎无累，何求于人？长寄灵岳，怡志养神。

流俗难悟，逐物不还，至人远鉴，归之自然。万物为一，四海同宅，与彼共之，予何所惜。生若浮寄，暂见忽终，世故纷纭，弃之八戎。泽雉虽饥，不愿园林，安能服御，劳形苦心。身贵名贱，荣辱何在？贵得肆志，纵心无悔。

绝智弃学，游心于玄默，绝智弃学，游心于玄默。过而弗悔，当不自得。垂钓一壑，所乐一国，被发行歌，和者四塞。歌以言之，游心于玄默。

嵇康曾经撰《圣贤高士传》，欲友其人于千载之上，尧舜、汤

禹、文武周公、孔子不在他赞许的行列，他标举的是许由、老子、长沮、桀溺、接舆等与“圣人”背道而驰的人物，标举的是“越礼自放”“安贫乐道”“隐德无言”“贫贱轻世而肆意”“体逸心冲”等“反现实”的品质，崇信不食人间烟火而能致风雨的神仙如涓子。

嵇康曾经作《养生论》、《难宅无吉凶摄生论》、《明胆论》等，他还写过“游仙诗”，对生命的设想浪漫、空虚而怪异。他在《养生论》中说：“神仙虽然未曾见过，但从典籍上的记载、古史上的论述来看，神仙是肯定存在的，他们禀承了宇宙自然间特殊的气体，而不是靠积累学识所能够达到的。相形之下，平常人自己通过得法的疏导调理，顺应和成全天然的性命，上获千余岁，下则几百年，也是有可能的。”凭着这样的认识，嵇康时时感觉到生命神秘的诱惑，又时时怀着神秘的恐惧。

嵇康常与“竹林七贤”酣饮高卧，风誉扇于海内。酒使理性处于抑制状态，各种官能与感觉获得扩张，能够解除某些自我设置的生存的隔离与拖累，精神变得冲融、迷茫、绵远、无所不达，有一种异样的被解放的感觉。

嵇康有时独自在深山野泽中行走，“会其得意，忽焉忘返”，同时，采集山药。采药的目的，当然是为了服药。他相信生命的奇迹，希望苍苍大自然能够澡涮他的五藏六肺，使他受气通灵变化如神，使他“爱憎不栖于情，忧喜不留于意”、“形神相寄，表里俱济”，肉体与精神都能超离生生灭灭的苦海，舍筏登岸。

对于死的抗拒，即是对生的渴望，如果死是不能抗拒的（事实上如此），生命本能的过分压抑（如礼法礼俗所要求的）就显得多余，拘执的对于生命的规范就是毫无意义的羁绊。这几乎成为当时士大夫的“共识”。

大学士、大玄学家何晏（被司马懿消灭）不仅好色，而且自恋，行步顾影作女儿态，喜欢穿妇人穿过的衣裤，据说，服了长生

不死药“五石散”有神效，面色鲜嫩如处女而轰动一时。著名的书法家被称为“书圣”的王羲之，仪容姣好，飘如游云，矫若惊龙，他眼中的杜弘征“面如凝脂，眼如点漆”，漂亮得让人颠倒。以“美”称名于当时的卫玠，风姿绰约，观者如墙，他本人不幸因为体不堪劳（观看的人实在太多，应接不暇），成病而死，留下了“看杀卫玠”的笑话。潘岳子建不仅才多，而且貌美，流芳百世，也是差不多同时代的人物。

这其中似乎存在着一种病态的趣味和同性恋倾向。

在当时，男人们敷粉饰貌，搔首弄姿，熏衣剃面等，非常普遍，一般士大夫中，饮酒狂歌、裸身箕踞、服药游仙、以剑击蝇是一种时尚，惠帝元康年间的贵族子弟，甚至披头散发，裸身而饮，对弄婢妾。

嵇康姿容娟秀，才华横溢，为很多人倾慕。赵景真 14 岁入太学看书，遇见嵇康在太学中写石经古文，眷恋不已，从此充当嵇康的学生，随行多年。有人啧啧称赞嵇康的儿子嵇绍“卓卓如野鹤在鸡群”，王戎反驳说：“君未见其父也！”

即使在政治上表现得与嵇康背道而驰的钟会，也曾撰《四本论》求教于嵇康。可惜，嵇康太傲气，钟会根本不敢接近他，只能怀揣《四本论》在嵇康门外远远地向内投掷，转身急走。钟会仕途得意之后，肥马轻裘，还邀集了不少贤俊之士，到嵇康的住所来拜访，他显然相信嵇康一定会接待他。嵇康正在门前柳树下锻铁，钟会的为人他本不喜欢，此时的派头更令他不屑，他锻铁如故，不予理睬，视钟会等若途人。钟会没有勇气和涵量上前致意，只好尴尬地掉转马头，正待走，听嵇康说：“何所闻而来，何所见而去？”“闻所闻而来，见所见而去。”钟会回答。钟会承受了羞辱和刺激，他不可能原谅嵇康，这是后话。

嵇康的所作所为，他的爱与憎、亲与恶，都有一种魅力，一种